

奇情悬疑推理

三毛 主编

魔手

张艾茜 译

华文出版社



(英)阿嘉莎·

精粹

三毛

主编

魔 手

(英)阿嘉莎·克莉丝蒂 著
张 艾 茜 译

华 文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064 号

责任编辑: 刘万朗 徐顺生

封面设计: 冯光美

版式设计: 晨 风

魔 手

(英) 阿嘉莎·克莉丝蒂 著

华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朝阳区经纬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5 字数 121 千字

1993 年 8 月第 1 版 199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 7-5075-0219-8/1·60 定价: 3.80 元

出版缘起

三三

我热爱阿嘉莎·克莉丝蒂 (Agatha Christie) 所有的作品及她个人传奇性的一生。

直到现在，她所创作的一系列奇情故事，仍是除了圣经之外在世上印销最多的书籍。

当克莉丝蒂的著作之一《东方快车谋杀案》被拍摄成电影在英国首映时，英女王伊莉莎白请问她：“您的作品我大半都看过，只是这一部的结局却是忘了，能否请您告诉我，凶手究竟是谁呢？”

克莉丝蒂回答说：“不巧，我也忘了呢！”

有关她的作品的曲折情节、悬疑布局和出人意外的结尾，正如克莉丝蒂自己所表明的态度一样，贵如女王，也是不能事先透露一丝一毫的，不然便失去故事的症结所在及精华了。

克莉丝蒂的作品，每一部都是今日世纪的迷宫，无论男女老少，一旦进入她的世界，必然无法抗拒地被那份巨大而神秘的力量所牵引，在里面做上千场以上华丽辉煌的迷藏，乐而忘返。

我极乐意将这位伟大奇情作家的全套书籍介绍给读者。这位风靡了全世界数十年的杰出女性，在任何地方都已得到了一致的欣赏、崇拜与最高的尊敬，而在这里，她的作品迟

迟没有出版，实是爱书人极大的损失与遗憾。以出版令人着迷的金庸武侠小说、倪匡科幻小说、诺贝尔文学奖全集及一系列经典名著而驰名的远景出版公司有计划地出版阿嘉莎·克莉丝蒂小说全集，正好弥补了这项缺憾，也是出版界的一件盛事。

有关这一系列令人目眩神迷奇书的灿烂与美丽，在于读者亲身的投入和参与，太多文字的介绍，便失去它隐藏着的玄机了。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日

**阿嘉莎·克莉丝蒂
探案小说精粹**

A. B. C. 谋杀案

加勒比海岛谋杀案

东方快车谋杀案

镜子魔术

魔 手

此夜绵绵

钟

死亡约会

葬礼之后

万灵节之死

尼罗河谋杀案

艳阳下的谋杀案

死灰复燃

无妄之灾

杀人不难

死亡终局

啤酒谋杀案

七钟面之谜

底 牌

古屋疑云

拇指一竖

黑麦奇案

柏翠门旅馆之秘

国际学会谋杀案

假戏成真

烟囱大厦的秘密

命运之门

沉默的证人

罗杰·亚克洛伊命案

天涯过客

第一章

我经常回想起收到第一封匿名信的那个早晨。

信是早餐时分送来的，当时，时间对我来说过得非常慢，所以我做任何事都是慢条斯理，不慌不忙。我慢吞吞地拿起信，发现是本地寄出的，地址是用打字机打的。除了这封信之外，另外还有两封信，一封显然是帐单，另一封看得出是我那个无聊的堂兄写来的，所以我先看手上的这封。

现在回想起来，乔安娜和我会对那封信特别感兴趣，倒是有点奇怪。当时，我们一点都没想到这封信引起了什么样的后果——血腥、暴力、猜疑和恐惧。

谁都不会把这些事和林斯塔克这个地方联想在一起。

自从我驾机不慎坠落之后，尽管医生和护士不断安慰我，可是我还是担心了很久，生怕这一辈子都得躺在床上。最后他们终于替我拿掉石膏，我开始学着小心地使用四肢。后来，主治医生马可斯·肯特拍拍我的背说，一切都没问题，不过你必须到乡下静养，至少要过六个月平平静静日子。

“找一个没有任何朋友的地方，不要为任何事操心，对地方政治保持一点兴趣，听听邻居的闲聊，把当地丑闻一股脑吞下去。稍后喝点啤酒，这是我给你开的药方。记住，一定要好好的静养。”

静养，现在想起来真有点好笑。

于是，我就这么来到林斯塔克，还有小佛兹。

诺曼人征服英国的时候，林斯塔克是个重要据点，可是在二十世纪的今天，它已经一点都不重要了。它只是个小市镇，离主要干道三英里远，较高处还有一块沼地。

小佛兹就在去沼地的途中，是间古板、低矮的白屋，门外维多利亚式走廊上的绿漆，都已经纷纷剥落了。

我妹妹乔安娜一看到这栋房子，就认为是病人养病的最理想的地点。屋主的气质和房子十分相配，是个可爱的小老太婆，其维多利亚式的观念令人难以相信。她告诉乔安娜，“如果不是现在这种跟从前大不相同的重税”，她绝对不会想到要出租房子。

于是事情就这么决定了，双方在租屋契约上签好字，过了不久，乔安娜和我就搬进去定居，爱蜜莉·巴顿小姐则搬到林斯塔克一名女佣（“我那个忠心耿耿的佛罗伦斯”）照管的几个房间那儿。巴顿小姐原先所用的女仆派翠吉暂时由我们使唤。派翠吉是个严肃却很能干的佣人，每天还有一个女孩在固定时间来帮她忙。

我们刚安定下来几天，林斯塔克的居民就一一正式来访。林斯塔克的每个人都有些特征——乔安娜说，“就像快乐的家族一样。”瘦瘦的律师辛明顿先生，对人很冷淡，律师太太爱打桥牌，牢骚很多，葛理菲医生皮肤黑黑的，似乎很忧郁，他姊姊恰好相反，身材高大，为人非常热心。牧师是个上了年纪的学者型的人物，老像心不在焉似的，而牧师太太脸上的表情，却是热心过度得让人奇怪。此外还有富有的业余艺术爱好者皮先生，以及我们房东爱蜜莉·巴顿小姐——典型的乡下传统老处女。

乔安娜用惊讶的神情把玩着他们的名片说：“没想到他们

真的会‘拜访’我们——用名片拜访!”

我告诉她：“那是因为你乡下太不了解。”

乔安娜既活泼又漂亮，喜欢跳舞、鸡尾酒会、谈恋爱、开快车，绝对是个完完全全属于城里的女孩。

“无论如何，”她说：“我的外表总算还不太离谱吧。”

我用批评的眼光打量她一下，实在无法同意。

她穿着一身米若汀特地为她设计的运动服，看起来很可爱，可是在林斯塔克这种小地方，还是太惹人注目了些。

“不，”我说：“你完全错了，应该穿褪色的苏格兰呢裙，配上羊毛短褂，或者松垮垮的羊毛夹克，戴顶毡帽，穿双厚袜子，外加又粗又硬的靴子。再说，你的脸也根本不像。”

“我的脸有什么不对？我用的是乡村褐色二号化妆系列。”

“就是这一点不对，”我说：“要是你真是乡下女孩，就会稍微抹点粉，遮住日晒的痕迹，眉型也会完全描出来，不会只画四分之一。”

乔安娜笑着说，毕竟到乡下来住是件新鲜事，她会好好体会其中乐趣。

“就怕你以后会觉得无聊透了。”我用怜悯的口吻说。

“不，才不会呢！我受够了城市里那些吵吵闹闹的人群。我知道你不会同情我，可是保罗给我的伤害实在很深，要好久好久才能平静下来。”

我可不大相信这一套，乔安娜每次的恋爱史都一样。她特别迷恋某些自以为有天才的没骨气家伙，一个劲儿地聆听对方无止境的抱怨，努力想得到对方的承诺。可是等她发现对方是个忘恩负义的家伙时，又觉得受到很大伤害，说她的心都碎了——直到大约三个星期之后，又会有一个同样悲观忧郁的年轻人出现，她的心境才又恢复过来。

我没把乔安娜“心碎”这档事看得很严重，不过我看得出来，到乡下来住，对她就像是一种有趣的新游戏，她热心地去回拜别人。不久，有人邀请我们喝茶和打桥牌，我们一一接受了，也同样回请别人。

对我们来说，这些活动既新奇又有趣，的确就像一种新的游戏。

而那封匿名信来的时候，我起初也觉得很惊奇很有意思。

刚拆开信的一、两分钟，我困惑地盯着它，因为信是把剪下来的印刷字体贴在一张白纸上拼成的。

至于信的内容，则是用最卑鄙的字眼，表示写信的人不相信我和乔安娜是兄妹。

“嗨，”乔安娜问：“什么事？”

“一封无聊恶毒的匿名信。”我说。

我觉得非常震惊，因为谁都想不到，像林斯塔克这种善良淳朴的地方，居然会发生这种事。

乔安娜立刻露出很有兴趣的表情，问：“哦，信上怎么说？”

我记得小说里碰到那些恶毒的匿名信，总是尽可能不让女人看，免得伤害到她们脆弱纤柔的神经系统。

可是我当时却没想到别让乔安娜看信，一听她的问话，就立刻把信递给她。

她看完信后，没有表示任何态度，只露出有趣的表情说：“真是可笑卑鄙透了，我早就听说过有匿名信这种事，可是以前从来没亲眼看过。匿名信是不是都像这样卑鄙？”

“不知道，”我说：“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乔安娜忽然格格傻笑起来，“你对我化妆的看法一定很正确，杰利。我想他们‘一定’认为我是个被抛弃的女人。”

“而且，”我说：“爸爸身材高，皮肤黑，下巴瘦削，妈妈

身材娇小，眼睛蓝色，有一头漂亮的秀发，我像爸爸，你却完全像妈妈，在人家眼里，我们当然不像兄妹。”

乔安娜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是啊，我们两人一点也不像，谁都不会想到我们是兄妹。”

“确实有人这么想。”我也沉思着说。

乔安娜说，这件事又可笑又怕人，她一边用手卷起信的一角，一边问我该怎么办。

“我想，最好的办法，”我说：“就是大喊一声‘恶心！’把它丢进火里。”

说到做到，我立刻把它烧了，乔安娜拍拍手，说：“做得真漂亮，你真该上台当演员的。幸好我们还有火，对不对？”

“是啊，要是丢在垃圾桶里，就没那么戏剧性了，”我同意她的看法，“当然，我也可以点根火柴，慢慢看着它烧掉。”

“你希望东西烧掉的时候，”乔安娜说：“火偏偏就会熄掉，也许得划好几根火柴才会烧光。”

她站起来走向窗户，然后忽然转头说：“我在想，到底是谁写的？”

“也许我们永远也没办法知道。”我说。

“嗯——也许，”她沉默了一会儿，又说：“无论如何，这件事实在太可笑了。你知道，我认为他们——他们还蛮喜欢我们住在这儿。”

“不错，”我说：“这一定是某个住得远些、脑筋不正常的家伙写的。”

“大概是，哎呀！真是恶劣！”

她走到外面时，我一边抽饭后烟一边想，她说得对，写信的人真是恶劣，一定是讨厌我们住下来，嫉妒乔安娜年轻成熟的美丽风采，想要恶意中伤我们。一笑置之或许是最好

的方法——可是再深入的想想，却又不只是可笑而已。

那天早上，葛理菲医生来替我做每周一次的例行检查。我很喜欢欧文·葛理菲，他皮肤黝黑，行动略显得笨拙，但是双手却十分灵巧。说起话来很快，还有点害羞。

他表示我的伤势有显著的好转，又说：“你没什么不舒服，对不对？是我的错觉，还是你今天早上的确受天气影响，心情不好？”

“不是，”我说：“是因为今天吃早饭的时候，我收到一封莫名其妙的卑鄙匿名信，所以连我嘴里都留下了一股臭味。”

他手上的袋子突然掉在地上，瘦削黝黑的面上，露出兴奋的神色，说：“你是说，你也收到一封匿名信？”

我很有兴趣地问他：“已经有其他人收到匿名信了？”

“嗯，有一段时间了。”

“噢，”我说：“我懂了，我还以为因为我们是外地人，所以才惹别人讨厌。”

“不是，不是，跟那没关系，只不过是——”他停住口，接着又问：“信上怎么说？至少——”他忽然害羞地红着脸说：“或许我不应该问？”

“不，我很乐意告诉你，”我说：“信上只说，跟我一起搬到这儿来的漂亮女孩，不是我妹妹！我想，写信的人意思还不只这样。”他黝黑的脸气得通红，“真可耻！令妹——希望她没有因此感到不安吧？”

我说：“乔安娜看起来有点像圣诞树上的小天使，可是她事实上很摩登，很坚强。她觉得这件事很有意思，因为以前从来没碰到过。”

“我也希望没有。”葛理菲亲切地说。

“总之，”我坚定地说：“我想也只有这样做最好，因为这

件事实在太可笑了。”

“是啊，”欧文·葛理菲说：“可是——”

他停下来，我立刻打断他的话说：“不错，问题就在‘可是’这个关键上。”

“对，我想会。”

“当然，这种人心理一定不健全。”

我点点头，“照你看，有什么人比较可疑吗？”

“我希望自己能猜出来，可惜我也想不出谁有嫌疑。你知道，匿名信这种讨人厌的东西，可能有两种起因，第一种是针对某个人或某些特殊的人，写信的人心里怀有某种恨意，于是采取一种卑鄙狡诈的手段寄出匿名信。虽然很可耻可恨，但是写信的人不一定心理有病，也容易追查出来，可能是被解雇的佣人，或者嫉妒的女人等等。但是如果收信者很平凡，没什么特征，情形就比较严重了。”

“寄信的人不分青红皂白，只想达到破坏别人的目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写信者的心理不健全，而且兴趣会越来越浓。当然，最后总会追查出来（多半是最不可能的人），就是这么回事。去年，本郡另外一边也发生过这种事，后来查出来是一个大布庄附设女帽部的主管做的。谁都想不到，那么一个安静、优雅的女人——已经在那儿服务好几年了。”

“从前我在北方实习的时候，也发生过这种事，结果发现只是私人恩怨。可是，尽管我看过几次这种事，现在还是忍不住有点怕！”

“这件事已经发生一段时间了吗？”我问。

“我想没多久，当然，也很难说，因为接到匿名信的人都不会到处宣扬，多半都扔进火里。”

他停了停，又继续说：“我自己就收到一封，辛明顿律师

也收到一封，还有一、两个可怜的病人也跟我提起收到匿名信的事。”

“意思全都差不多吗？”

“嗯，可以这么说，全都是有关性方面的事，这是最大的特征，”他笑了笑，又说：“辛明顿先生的罪名，是跟他的女职员有奸情——可怜的老金区小姐至少有四十岁了，带着夹鼻眼镜，牙齿又像兔子一样。辛明顿把信直接交给警方。我那封匿名信上，骂我没有职业道德，跟女病人乱来，还若有其事地把细节描写得很清楚。信的内容都很幼稚可笑，但是居心却很恶毒。”他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总而言之，我很害怕，你知道，这种事可能会变得很危险。”

“我想是的。”

“你看，”他说：“这些信虽然很幼稚、很恶毒，可是迟早总有一封会说到某个人心里的致命伤，到时候，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也怕那些迟钝、好猜忌、又没受过教育的人，可能会产生不良的反应。他们只要看到白纸黑字，就认为是真的，所有麻烦也都会产生。”

“这封信没什么水平，”我想了想，说：“我想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人写的。”

“喔？是吗？”欧文说着就离开了。

事后当我想起他那句“是吗？”时，感到相当困惑。

我不想假装那封匿名信没让我感到任何不快，事实上的确有。但是过不了多久我就忘了这回事了。你看，我当时并没有把那封信看得很严重。我记得当时还告诉自己，也许在这种偏僻的小村庄经常发生这种事。写信的人可能是个神经质又爱幻想的女人。无论如何，要是所有匿名信全都像我们

接到的那封一样幼稚可笑的话，也不会造成什么伤害的。

第二件“意外”——要是能这么说的话——大概发生在一个礼拜之后。

派翠吉不高兴地嘟着嘴告诉我，每天来帮忙的女孩碧翠丝，那天没办法来。

“我猜，先生，”派翠吉说：“她一定感到很不舒服。”

我不大清楚派翠吉指的是什么，猜想大概是胃痛什么的，于是对派翠吉说，我感到很难过，希望她早点复元。

“她身体好得很，先生，”派翠吉答道：“是心里不舒服。”

“喔？”我用困惑的语气说。

“因为她接到一封信，”派翠吉说：“信上暗示了一些事。”

派翠吉严肃的眼神，使我明白信上的暗示一定跟我有关。老实说，要是在街上碰到碧翠丝，我恐怕连认都认不出她来，因为我对她实在很陌生，所以当时就感到很不高兴。像我这样行动不便、得靠两根拐杖步行的人，还有什么精神去骗镇上女孩子的感情。

我生气地说：“真是无聊透了！”

“我跟她母亲也是这么说，”派翠吉说：“‘只要我在这个家里负责，就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至于碧翠丝，’我说：‘现在的女孩子，跟从前不一样了，要是她到别的地方去，我就不敢保证什么了。’可是事实上，先生，碧翠丝那个在修车厂做事的朋友，也收到一封这种脏信，他的表现就很不理智。”

“我一辈子都没听过这么荒唐的事。”我怒冲冲地说。

“我认为，先生，”派翠吉说：“她以后恐怕再也不会来我们这儿帮忙了。我说啊，要不是她担心有什么事给人掀出底牌，就不会真的那么生气了。我早就说过，无火不生烟。”

当时我没想到，日后我会对这句成语那么深恶痛绝。

那天早上，我到镇上去散步。阳光普照，空气清新活泼，带着春天的甜美气息。我拿起拐杖，坚决地拒绝乔安娜陪我同行，开始独自上路。

不过我们事先说好，她到差不多的时候，就开车到镇上来接我回家吃午饭。

“这么一来，你应该可以跟林斯塔克的每一个人聊聊，消磨这一天的时间了。”

“我相信，”我说：“到时候我一定见过镇上该见到的每个人了。”

早上的大街，是上街买东西的人碰面的地方，大伙儿在这里交换消息。

不过，我到底没能自己一个人走到大街上。才走了两百码左右，后面就响起脚踏车铃声，还有煞车声，接着梅根·亨特多少有点莽莽撞撞地从车上跳下来，跌在我身旁的地上。

“嗨！”她一边站起来，拍着身上的尘土，一边跟我打招呼。

我很喜欢梅根，而且一直对她觉得有点莫名的可惜。

她是辛明顿律师的继女，辛明顿太太前夫的女儿。很少有人提起亨特先生（或船长），或许是人们宁可忘了这个人。据说他对辛明顿太太很不好，婚后一、两年，她就跟他离婚了。她能够独自谋生，跟年幼的小女儿定居在林斯塔克，最后终于嫁给本地唯一合格的单身汉理查·辛明顿。

他们婚后生了两个男孩，父母亲很疼爱这两个孩子。我有时候想，梅根偶尔一定会觉得自己在家里格格不入。她一点也不像她母亲，后者身材瘦小，没有精神，老用一种微弱忧郁的声音谈仆人的困难和她自己的健康。

梅根是个高大笨拙的女孩，虽然她事实上已经二十岁了，可是看起来还像个十六岁的女学生，一头不整齐的褐发，浅棕色的眸子，脸庞瘦削，笑起来倒还很可爱。她的衣服很邋遢，一点也不吸引人，经常穿着有破洞的麻线袜。

我今天早上忽然发觉，与其说她像个人，还不如说像匹马。事实上，她要是稍加刷洗，必然是一头很好的马。

她像往常一样，用那种上气不接下气匆匆忙忙的口气对我说：“我到农场去过了——你知道，赖舍的农场，去看看他们有没有鸭蛋。他们最近养了一大堆小猪，好可爱哟！你不喜欢猪？我好喜欢，连它们的臭味都喜欢。”

“照顾得好，猪就不应该有臭味。”我说。

“是吗？可是这附近的猪全都有臭味。你是不是要走到镇上？我看到你只有一个人，所以想停下来陪你走，就是停得太匆忙了。”

“你把袜子都弄破了。”我说。

梅根用很后悔的表情看着右腿，说：“是啊，不过反正本来就破了两个洞，也没太大的关系，对不对？”

“你从来不补袜子吗？梅根。”

“偶尔，要是被妈逮住的话，可是她很少注意我——所以我还算运气蛮好的，对吗？”

“你好像不知道自己已经长大了。”我说。

“你是说我应该像你妹妹一样，打扮得像个洋娃娃？”

我不喜欢她这样形容乔安娜，答道：“她看起来干净、整齐、很讨人喜欢。”

“她实在太漂亮了，”梅根说：“一点都不像你，对吗？怎么会呢？”

“兄妹不一定很像。”